詩經原始

詩經原始卷之九目錄

小雅一

鹿鳴之什

蓼蕭　天子燕諸侯而美之也

湛露　天子燕諸侯也

詩經原始卷之九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小雅一

雅有大小正變之分自來諸儒未有確論故或主政事或主道德或主聲音皆非也嚴氏粲云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其言似是而實非然而未盡其旨也夫風雅頌三詩各有其體原不相混其或雜而相兼者即其體之變焉者也故凡詩皆有正變不獨小雅爲然如今之時文有正則有變有偏錄有正格則必有變格均因體裁而定體有分則音節亦異其體裁之所以分者或因事異或以人殊或由世變而無定局采風者亦觀其詩之或純或雜以定格之正變已矣故不可專主政事道德聲音一端而言也然則大小之分究何以別之曰此在氣體輕重魄力厚薄詞意淺深音節豐殺者辨之而已太史公曰小雅怨誹而不亂若大雅則必無諧誹之音矣知乎小雅之所以爲小雅則知乎大雅之所以爲大雅其體固不可或雜也大略小雅多燕饗贈答感事述懷之作大雅多受釐陳戒天人奧蘊之旨及其變也則因事而

異且有弗作詩人自知而自主者亦如十二律之本乎天地陰陽正變相生循環無間變乎其所不得不變耳而朱氏謂雅之大小必有正而無變者豈理也哉

鹿鳴之什

朱傳云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仍之

鹿鳴　燕羣臣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一章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二章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三章

右鹿鳴三章章八句序謂燕羣臣嘉賓夫嘉賓卽羣臣以名分

言曰臣以禮意言曰賓文武之待羣臣如待大賓情意既洽而節文又敬故能成一時盛治也傳曰賓臣者帝師臣者王周之賓臣周之所以王耳若後世則直以奴隸視之何賓之有無怪其治不古若矣雖賜宴飲賓錫爵賦詩未嘗不仿古遺意而上下之情則多隔而不通矣且其所賦之詩非況酣飽貢諛求如周之賓臣望其周行示好則傚不恌者蓋寡君子讀詩至此不能無時世升降臣道隆汙之感焉至其音節一片和平盡善盡美與關雎同列四詩之始殆無貽議云

鹿鳴 呦呦 發之和也 苹 羅氏菜且釋草苹有二種一云苹蓱其大者苹蓱此水生之萍也解見采蘋一云苹藾蕭此陸生之苹也鄭鹿所食是也 承 奉也 筐 所以盛幣帛者也 周行 嚴氏際恆曰周行大路毛傳訓至道集傳訓大道皆非此與大東行彼周行之周行同猶云指我途路耳 蒿 集傳蒿菣也即青蒿也 恌 嚴氏際恆曰觀鄭氏訓古

示字按上有示字不應又作視蓋視民猶民視謂小民視之不
敢習為偷薄之行而君子則是則是傚也（圈）視民之視即視事
之視臨事可云視事故臨民亦可云視民也姚說姚通未免又費周折矣 恌偷薄也 敖遊也 芩蓋僞芩草名莖如釵
股葉如竹蔓生 湛樂之久也 燕安也

鹿鳴 芩入侵 實十一質 笙庚 通韻 簧七陽 將行並同 本韻 蒿四豪 昭二蕭

恌同 傚十九效叶高反 敖豪叶韻 芩十二侵 琴湛心並同 本韻

四牡 勸王事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一章四牡騑騑
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二章翩翩者鵻載飛載下
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三章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四章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將母來諗五章

右四牡五章章五句序謂勞使臣之來蓋本左傳襄公四年穆叔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故後世解詩者因作君探其情而代之言然詩云是用作歌則明明使臣自咏非探情之所宜言矣姚氏際恒云試將此詩平心讀去作使臣自咏極順作代使臣咏極不順亦因作歌句橫隔其間也然則傳言非歟姚氏又云王者採後或因以爲勞使臣之詩其言亦頗近理故儀禮燕禮鄉飲酒禮皆歌此詩則又以爲上下通用之樂矣是古來先有此詩後乃採以爲樂非因勞臣而後作是詩故愈引而愈泛此又不可不知其幾之所以失也至詩之所以次鹿鳴者以上章君之待臣以禮故此章臣之事君以忠上下交感乃成泰運然勤勞王事固人臣所當忠而不遑將母又人子所宜孝故不

敢以將母之情而來告然後忠孝可以兩全此聖王之所以深察其情而樂予焉且用其詩以勞使臣亦將以爲使臣勸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此也何諸儒泥傳言而以爲代探其情如是之迂折難解歟

四牡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盬錢傳盬不堅固也氏緒曰說文奠傳爲鹽點池爲鹽盬若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嘽嘽喘息之貌駱白馬黑鬣曰駱遑暇也啓跪也項氏安世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即起身居即坐也處居也鵻爾雅傳鵻夫不也今鵓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隹屬鵻氏中行曰夫扶反不方浮反又如字爾雅作鵻鳴音同毛氏芸曰鵻宿之爲臣氏佃曰春宿晝於所宿之木鵻性慈孝聽禮將養也

杞枸檵今枸杞也駸駸驟也諗告也

四牡遲同上盬同本韻馬叶滿補反二十一馬處六語叶韻下叶後五反二十一馬

栩況父同叶韻止四紙杞同母叶滿彼反二十五有駸叶侵十二諗叶深又二十六寢

孤謀度詢四字卽從毋懷靡及一句生出又須補疏四字雖一一從下過解乃可施用也

叶韻

皇皇者華　遣使臣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毋懷靡及。一章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二章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三章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四章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五章

右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此遣使臣之詩上章臣知盡瘁此故可以使也然而使臣一人知識有限故又戒以毋懷靡及之心於是周諮博訪乃無負職庶可副朝廷望耳夫天下至大朝廷至遠民間疾苦何由周知唯賴使者悉心訪察以告天子故膺茲選者凡修廢舉墜之在所當議隄防水利之在所當籌興利

除害之在所當諮遇逖者猶之在所當詢者其不殷殷致意上之德欲其宣下之情欲其達故不可以不重也詩曰咨諏又曰咨謀曰咨度曰咨詢者蓋固各有所在非徒叶韻而已學者當於此等處求之則與日之使於四方亦可專對卽授以政而無不達之誚矣又豈徒循誦習傳爲博雅君子已哉

[illegible]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草木之原（高平曰原）隰（下濕曰隰）駪駪（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懷（思也）如濡（鮮澤也）周（徧也）爰（於也）諏（聚謀也）如絲（朱氏公遷曰猶言和柔也）謀（計畫也）度（酌也）駰（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詢（光問也）

[illegible]隰（十四緝）及（同本韻）駒（七虞）濡諏（並同本韻）騏（四支）絲（同）謀（十一尤叶謨悲反）叶韻 駱（十藥）若度（並同本韻）駰（十一眞）均詢（並同本韻）

常棣 周公燕兄弟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一章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二章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三章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 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四章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五章 儐爾籩豆飮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六章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七章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八章

右常棣八章章四句此詩左傳富辰謂召穆公作國語富辰又以爲周文公詩惟韋昭云周公作常棣之篇以閔管蔡而親兄弟其後周室既衰厲王無道骨肉恩缺親親禮廢宴兄弟之樂絶故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合其宗族于成周復作常棣之歌以親之是詩爲周公作穆公特重歌之耳且詩云喪亂既平

則明是誅管蔡後語非周公境地則不合所斷不可移於他人兄弟上去召穆公爲周族歌之倘可曰諷先芬以戒後哲若他兄弟歌此豈能切乎小序但謂燕兄弟則大失詩旨故大序又補以管蔡事而不言誰作者亦非謂非周公親言人亦不敢代爲言也集傳云首章畧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若夫五章則姚氏云喪亂既平而安寧矣乃雖有兄弟反不如友生何哉

蓋此時兄弟已亡所與周旋者唯友生而已故爲深痛皆反對明其莫如兄弟之意此駁集傳語氣若合故會做錄此其他六七八章姚氏又云追思兄弟之宜和樂也上以友朋陪說此又以妻子陪說然有不同友朋陪說反之也妻子陪說以見一家內外之和樂也此亦駁集傳甚明故更錄之總之友朋妻孥未嘗無功於已然終不若兄弟之情親而相愛也蓋友朋妻孥皆以人合而兄弟則以天合以天合者雖離而實合以人合者雖親而實疏故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豈不益信然哉周公深有悔於管蔡之禍恐兄弟情由此疏故不厭委曲詳盡極言與形同氣之恩以申告之使其反覆研究而驗其信然不得以管蔡故遂自損其天倫之樂其用心亦可謂苦矣

集疏
案傳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采氏祁曰世人多誤以常
棣為唐棣於兄弟用之唐棣棣也棣開而反合者也此兩
物不相親季氏櫛且何彼棲矣唐棣之椎與論語所舉唐棣之
弗備其反而則爾稚所謂枝也此常棣與采較萌曰維常之華
則爾雅所謂棣鄂氏康成且承華者曰鄂不當作州
也二者興木也鄂不韡韡樹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得
然盛罷氏際植且鄂等同花萼也不則同花帶也乘傳以鄂為
鄂然本毛傳之謂又云不著曾不也並謬蓋輭說本韻而較鄭
尤精當與號氏際恒且原隰實只韻原隰廣郭之地
存之殷也原隰裒不相值則兄弟必求故下脊令亦用原字
裒損少禽易云裒多益寡謂少其人猶後世詩遇擇柴黃少一
人也集傳謂尸裒聚於原野之間介人可長復可矣也且死與
原隰之下否有兄弟字豈可為衆上之蔺又不建文義矣惡寒
請蘭無尸眾字亦無人少字裘傳故以意增加尸聚於其中韡
氏又以意增撰人少於其內豈得謂為硫訓益原懸者陵谷也
裒為損少則變遷之意上言死喪乃人事之變下言原鳳乃山
川之發緣以見勞當變亂紿覺兄弟情親逝下總雜外傷故兩
言兄弟與下兩言頁朋一亡一陷兩兩相形可謂曲義人情文
亦豎飭雖渠水鳥也備推作鳴鶺竒翅脊令友偕陸氏璣
有法脊令且大如鶺雀展下白頭下巢如連毀杜陽人謂之
建飢隱氏何且物類相戚志季氏本巨況與恒同言與友
日俗呼粵姑鳴則天嘗大粵況情雖榆悅亦但長衆而已閱

佳句極爲閒雅

隱戚

朋友則神明可質

親戚則婉詞相招

門也很禦禁也烝衆也戎姚氏際恒曰戎兵也言有外侮朋雖衆也無有兵相助矣儐陳也飫饜也具俱也

孺小兒之慕父母也翕合也帑子也陸氏德明曰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帑字今讀音孥也究窮也圖

誠也亶信也

【韻讀】韡五尾弟八霽通韻　戚五錫懷九佳通韻　裒十一尤求同本韻

難十四寒歎同本韻　務作侮七虞戎一東闕疑　寧九青生八庚通韻　飫六御叶於虛反孺七遇通韻　琴十二侵湛同本韻　帑七虞乎同本韻

伐木　燕朋友親戚兄弟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一章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灑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二章伐木

兄弟則致怨爲失飢玩他指詞不同各還其分處然想關之友朋內故首章不言燕享而但以神聽和平要其信誓也

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章三

右伐木三章章十二句舊本六章從集傳引劉氏說爲三章以詩中有三伐木也此朋友通用之樂歌也中閒兼言親戚兄弟而諸父諸舅與兄弟皆言燕饗之事唯朋友反不之及豈篤於內者必疏於外乎曰非也蓋兄弟親戚中皆有友道在也朋友不離乎兄弟親戚親戚兄弟自可以爲朋友所貴乎朋友者心性相投道義相交耳故首章純言朋友之交當可質諸神明始終不渝如嚶鳴友聲雖使神之聽之亦終和且平已貫下親戚兄弟在內此下但分言燕饗而不必更及朋友矣其實燕饗非結以心性要之神明則情誼不員燕饗亦未必能久且樂也此友道所以爲五倫之一也不

但此也朱氏輔曰人之所以資乎朋友者以明道也以進德也貴之而爲天子賤之而爲庶人尊之而爲父兄卑之而爲子弟親之而爲同姓踈之而爲異姓其分雖不同而其可友則如一故以賤交貴而不爲諂以貴交賤而不爲屈以卑就尊而不爲僭以尊就卑而不爲貶內取之同姓而不爲昵外取之異姓而不爲泛道之所存德之所存卽吾友之所存也而何貴賤親踈之間哉此詩取友義也故曰朋友通用之樂歌或但指爲天子之詩意未免覷友道爲甚狹已而豈詩人本意歟

【經】丁丁伐木聲相嚶嚶兩鳥鳴也幽深也相去聲視也矧況也神聽之聖意許許【集傳】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衆勸力之歌也釃酒【集傳】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禮記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鄭氏康成曰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也

明酌者事酒之上也事酒今之醳酒者新成也藇美貌羜〔郭氏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為羜速召也微無也顧念也

於歎辭粲鮮明也八簋器之盛也咎過也〔姚氏際恒曰〕寧時不來微我弗顧謂寧得不來乎無乃不我肯顧也

微我有咎謂無乃以我有咎也自反之意較前益深集傳云謂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思意之有不至也迂拙之甚

〔案〕速客當婉詞以致其誠若集傳所云直屬客耳非遠賓也講學家之不善體人情也如此衍多也踐陳例也無

遠皆在也乾餱食之薄者也愆過也湑亦釃也酤買也坎坎鼓聲蹲蹲舞貌

〔標韻〕丁九青嚶八庚通韻谷一屋木同本韻鳴八庚聲生平並同本韻

許六語藇羜並同父七麌顧七遇叶韻埽十九皓簋四紙叶巴有反牡二十五有舅咎

並同叶韻阪十三阮衍十六銑踐同遠阮愆一先叶起虔反叶韻湑六語酤

七麌鼓舞並同湑同上通韻

天保　祝君福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一章

全詩以德字爲主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二章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三章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四章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五章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六章

右天保六章章六句序謂下報上也鄭氏集傳遂謂前五章皆君下臣此章乃臣報君殊知五章中非盡君下臣也且臣必待君賜而後報則所報者亦僞豈尚有愛君之誠哉此不過編詩次第應如是耳不可泥以說詩也全詩大意前三章皆天之福君後三章皆神之福君其祝頌且多複筆亦畧無規諷意不已

近於諛乎豈知臣之祝君非但君也實爲民耳豈君之福即民之福君一人受天地神祇之福即天下臣民億萬衆同享天地神祇之福其所係不甚重歟故詩又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是必在上有多福之君然後在下有受福之民特民在福中日用飲食皆君福所庇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耳前後雖極言天神降福無所不至其實以德徧羣黎一句爲主夫使君德未徧天雖有福而不降神又豈肯受其享哉是知君福君自致耳非民所能祝也臣以此頌君臣不過盡其心所欲而已故極其頌禱不爲諛反覆譬喻而非夸若後世頌中帶諷未免有意於其間詎得以是爲名高歟

【集釋】保安也嚴氏粲曰保則不危定則不傾爾指君也歐陽氏修曰詩人爾其君者稱天以爲言王氏質曰人

傳天餅加矣帝謂也皇固堅也罩曹也除除舊而生新也庶衆也戩箋傳閩人氏曰戩與聯同濁也穀善也

騖號也遐遠也阜岡陵箋傳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川劉氏熙曰川穿也穿地而流也

粲氏世曰來流往海曰川箋傳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吉箋傳吉言訓日擇士之善蠲絜[illegible][illegible]言齊戒滌濯

之淡饎箋傳饎酒食也劉氏熙曰儀饎有饎祭祉炊蒸稷曰饎邪氏鄭且言饎之一予遊酒食酬名也享獻也宗廟之祭

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蒸孔氏穎達曰孫炎曰祠之言食禴新菜可汋嘗嘗新穀蒸進品物也皆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

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禴之名以春禴嘗之其名案曰祠祭詩

曰禴祠烝嘗取叶韻也公箋傳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司馬氏遷曰亞圉子公叔祖類公叔祖類子古公

亶父司馬氏貞曰世本云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孜稱叔類凡四名先王箋傳先王太王以下也孔氏穎達曰周之所追

太王以下其太王之前皆為先公謚號間古無追王之禮武王周公以王業基於太王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於組紺以上

則止祀以先公之禮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君箋傳君[illegible]謂先公先王也

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祠毛氏萇曰尸所以象神孔氏穎達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

皆章盡言事故以
見義不容略非上
所指

不閒半章

普養生息

戰勝

守嚴

等是傳譌箴敬主人也 戒也至韶也道質也實恆弛也且恆本亦作縆陸氏德明升也出驚也翾

標韻 固七遇 除六御 庶同 通韻 穀一屋 祿同 足二沃 通韻 興十蒸 一 陵

增同蒸 本韻 享二十二養叶許亮反 嘗七陽 王疆同 叶韻 福一屋叶筆力反 食三十

德職 同 叶韻 升十蒸 一 恆承同蒸 本韻

采薇 戍役歸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
遑啓居玁狁之故一章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
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二章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
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三章 彼
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
定居一月三捷四章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

以上五章皆追述之詞末乃言歸途景物並回想來時風光不禁黯然神傷絕世文情千古常新

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五章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六章

右采薇六章章八句小序集傳皆以為遣戍役而代其自言之作唯姚氏謂戍役還歸詩也蓋以詩中明言曰歸曰歸及今我來思等語皆既歸之詞非方遣所能逆料者也愚謂曰歸歲暮可以預計而柳往雪來斷非逆覩使當前好景亦可代言則景必不真景不真詩亦何能動人乎此詩之佳全在末章真情實景感時傷事別有深情非可言喻故曰莫知我哀不然凱奏生還樂矣何哀之有耶其前五章不過追述出戍之故與在戍之形而已蓋壯士從征不願生還豈念室家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者雖有書不暇寄也又曰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者雖生離猶

死別也至於在戍非戰不可敢定居乎一月三戰必三捷耳若其防守尤加警戒玁狁之難非可忽也今何幸而生還矣且喜鄉關未遠矣於是乃從容回憶往時之風光楊柳方盛此日之景象雨雪霏霏微一轉盼而時序頓殊故不覺觸景愴懷耳詩意若此何可以人代言耶故以戍役歸者自作爲近是至作詩世代或以爲文王時或以爲宣王時更或謂季歷時都不可攷集傳姚氏同駁大序謂文王時之非而亦不能定其爲何王唯李氏樗引孟子文王事昆夷事謂下章西戎卽昆夷遂並此詩亦指爲文王時作然詩言玁狁而未及西戎姚氏又謂文王無伐玁狁事未知然否大抵遣戍時世難以臆斷詩中情景不啻目前又何必强不知以爲知耶

〔釋義〕薇（詳見草蟲）作（生出地也）玁狁（北狄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也）剛（既成而剛也）

也 陽（十月也今以十月為小陽月）爾（嚴氏追曰爾雅注說文書作薾薾華盛貌）常（常棣也見常棣解）路（車戎車）

也 君子（將帥也以其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孔氏穎達曰得稱路者左傳鄭子蟜叔孫豹王賜之大路是卿車）

得稱路也 業業（壯也）捷（勝也）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猶芘也嚴氏追曰宋字書腓腓脛腨也易之成民皆取）

衆以著其隨物以敵也〔李〕氏樗曰言此車乃君子所處小人則從而動也 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集〕傳弭以象

骨飾弓弰也）魚服（〔集〕傳魚獸名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腹下純青可為弓鞬矢服也）戒（警也）棘（急也）

〔標韻〕作（七遇）莫故（並同）本韻 柔（十一尤）憂（同）本韻 烈（九屑）渴（七曷）通韻

定（二十五徑）騁（二十四敬）通韻 剛（七陽）陽（同）本韻 盬（七麌）處（六語）疚（二十六宥叶訖

力反）來（十灰叶立直反）叶韻 華（六麻）車（同）本韻 業（十七洽）捷（十六葉）叶韻

騤（四支）腓（五微）通韻 翼（十三職）服（一屋叶蒲北反）棘（職）叶韻 依（微）思（支）霏

（微）遲（支）飢（同）悲（同）哀（十灰）通韻

將出征先寫車旂僕從之盛是一篇點兵行

王命仲言仲傳王命兩面互寫歸旂之至赫奕之至段全詩警策處

以上了一章此下又生一章以承之曲折為文之波瀾

想從其筆致一面寫其未能歸事一念開而文愈曲矣據狁是正意西戎乃餘波故曰薄伐須看他此處帶定南仲字法自能照應一冗末仍歸重玁狁究竟之至

出車 征夫還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一章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二章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三章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四章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五章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六章

右出車六章章八句序謂勞還率集傳因之以爲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而爲歌以勞之其言似是而實非也蓋赫赫南仲

等語乃下頌上非君勞臣之詞且君自稱王命自稱天子亦於語氣不合大畧此詩作於當時征夫後世王者採以入樂用勞還率以酬其庸蓋將以南仲勳業望之而已序言未能分晰明白集傳又誤以為勞南仲而作遂失詩人語意是烏能辨詩之工拙也哉此詩以伐玁狁為主腦西戎為餘波凱還為正意出征為追述征夫往來所見為實景室家思念為虛懷頭緒既多結體易於散漫觀其首二章先敘出軍車旂之盛旗旐飛揚僕夫況瘁已將大將征伐聲勢赫赫寫出驚心動魄照人耳目次又言王之命仲仲之承王愈加鄭重義正詞嚴聲靈百倍早使敵人喪膽玁狁攝服故不煩一鏃一矢但城朔方而邊患自除非赫赫南仲上承天子威靈下同士卒勞苦何能收功立效之

速如是哉不但此也方議回軍復事西戎故以得勝王師加諸一隅亡虜更不待衂刃而自解矣此尤見南仲恩威並著謀國遠略有非他將所能及者然當其將還未還時征夫往來覩物變遷固覺可感卽其室家撫景懷人寧無怨思總以王事多難簡書迫我故不敢顧私情而辭公義耳迨至今而春回日煖草長鶯飛采蘩婦子祁祁郊外而壯士凱還則執訊獲醜獻俘天子歸功大師西戎旣伐玁狁之平愈固然非南仲之功而誰功哉於虖盛矣此詩意也讀者試咏其辭豈勞之者所能言歟至南仲時代諸家所攷亦無確見鄭氏以爲文王時人因文王不爲天子而以天子歸之殷王姚氏已駁其迂矣季明德及僞傳又以爲宣王時人因常武有南仲太祖一語然常武爲宣王之

上世可知但不知果何王耳案史匈奴傳云在懿王時又云在懿王時漢書人表有南中在厲王時匈奴傳又引出車之詩謂宣王命將征伐玁狁則又在宣王時史已無據復何證歟唯全詩一城玁狁一伐西戎一歸獻俘皆以南仲爲束筆不唯見功歸將帥之美而且有製局整嚴之妙此作者匠心獨運處故能使繁者理而散者齊也

【釋辭】牧（爾雅）郊外謂之牧蓋言可放牧也　郊（劉氏瑾）曰都城外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　設陳也　旐龜蛇曰旐　建立也　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　旟鳥隼曰旟（集傳）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嚴）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旗各隨其方以爲前後左右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　旆旆飛揚之貌　悄悄憂貌　況與怳同　南仲此時大將也說見篇中　方指朔方也今靈夏等州之地　彭彭衆盛貌　旂交龍爲旂　央央鮮明也　赫赫威名光顯也　襄除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也　簡書（嚴）氏陳恒曰簡書天子策命也

同采薇等篇均寫征夫之歸而各極其致

毛傳謂戒命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召則奔命救之此用左傳而誤也閔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卹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此第謂當時天子有此簡書其中有同惡之語非鄰國之簡書也其後鄰國有戒命則亦謂之簡書耳

執訊 其魁首當醜徒衆 訊問者也醜也 **夷** 平也于變者埽除而無 散也于夷者爲平而無事也

標韻 牧一屋 來十灰叶六直反 載十一隊 棘十三職 叶韻 郊三肴 旄四豪 通韻

旆九泰 瘁四寘 通韻 方七陽 央 方 襄同上 本韻 華六麻叶芳無反 塗七虞 居六魚

書同上 叶韻 蟲一東 螽 仲一送同上 降三江 戎一東 轉韻 遲四支 萋八齊 喈九佳 祁支

歸五微 夷支 通韻

杕杜 念征夫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一章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

思而不遑則代爰其父母且慮及車馬擬議深情無限再期不至卜筮兼詢情切可知蓋斯念頭而心愈迫矣

心悲止征夫歸止二章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三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四章

右杕杜四章章七句小序謂勞還役勞之而不慰其心酬其力乃故作此婦人思夫之詞以媚之天下有是酬人法乎聖王縱曲體人情亦不代人妻子作悲泣狀也卽使爲之何益勞者而謂勞者受之耶大抵儒者說詩非迂卽腐而又故曲其說以文所短則詩旨愈晦此詩本室家思其夫歸而未卽歸之詞故始則曰征夫遑止言可以暇矣曷爲而不歸哉繼則曰征夫歸止言計其歸期實可歸也既又曰征夫不遠言雖未歸其亦不遠矣終則曰征夫邇止言歸程甚邇豈尚誑耶始終望歸而未遽

歸故作此猜疑無定之詞耳然期望雖殷而終以王事爲重不敢以私情廢公義也此詩人識見之大詎得以尋常兒女情視之耶

雜韻 杕杜（解見唐杕杜）睆（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萋萋（盛貌春將莫之時也）檀車（役車也）幝幝（敝貌）痯痯（罷貌）載（裝也）逝（往也）恤（憂也）卜筮（何氏楷曰國大事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襲今相襲俱作以心之憂惑不定也）會（合也蓍龜之諧合一也）

偶韻 實（四質）日（同）本韻 陽（七陽）傷（並同）本韻 萋（八齊）悲（四支）萋悲（同上）

歸（五微）遑通韻 杞（四紙）母（二十五有叶蒲尾反）叶韻 檀（十六寒）痯（十四旱）遠（十三阮）通韻 來（十灰叶立直反）疚（二十五有叶訖力反）至（四寘）恤（四質）邇（四紙）叶韻

魚麗 燕嘉賓也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一章）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

毀田再斷一層是書家腐氣矣

且旨二章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三章物其多矣維其嘉矣四章物其旨矣維其偕矣五章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六章

右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從古本仍歸入鹿鳴之什姚氏曰此王者燕饗臣工之樂歌大序謂文武始于憂勤終于逸樂贅說失理前人已辨之集傳謂宴饗通用之樂歌亦非然此詩本無義意不過極言餚饌之多且美故宴饗可以通用且燕禮鄉飲酒禮均皆用之則亦未爲過也唯因儀禮間歌鹿鳴三章後即間歌魚麗三章乃移南陔於此而以魚麗次華黍之後以爲篇次當如此然南陔白華華黍旣與鹿鳴三詩間歌何不並移置三詩之間而但移此以配由庚者何哉此可見其心游移尚無成見徒成其嫈而已畢故仍移置南陔之前以復其舊及至用

樂自有儀禮次序可循不必捶彼古聖經文也若夫飲酒備極豐美燕賓之禮自當如是而諸家必衍至陰陽和而物類多禮意周而賢士就亦屬附會謬悠之談均覺可厭

【集釋】麗歷也罶〔集傳〕罶以曲薄爲笱而承梁之空者也鱨揚也〔陸氏佩曰〕今黃鱨魚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也鯊鮀也〔郭氏〕一之曰鯊魚多種有極大者其皮如沙今人以爲刀劍鞘吹沙小魚耳鱧鮦也〔顧氏〕鱧目毛氏以鱧爲鮦本草云鱧一名鮦今黑鱧魚也鰋鮎也〔孔氏〕穎達曰鱓魚有鱧鮎郭璞白今鯷額白魚也鮎別名鯷孫炎以爲鱓鮎一魚郭璞以鱓鮎各爲一魚有猶多也

【標韻】罶二十五有酒同隔句韻　鯊六麻多五歌隔句轉韻　鱧八薺旨四紙通韻　鯉四紙有二十五有叶羽已反叶韻　多歌嘉麻轉韻　旨紙偕九佳叶舉里反叶韻　有同上時四支叶上紙反叶韻

以上鹿鳴之什凡十篇〔天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今觀之乃不盡然鹿鳴以

下六篇雖多君臣燕饗之樂而四牡則勤王事皇華則遣使臣何以云治內采薇以下四章雖多將士征戍之詩而杕杜則征婦思夫魚麗則王者燕賓又胡以云治外而且常棣乃周公之作采薇未定何王之詩文武安能用以爲樂創此可見詩序之僞從附會而無理也

南陔之什 南陔以下三詩蘇氏轍云此三詩皆亡其辭古者鄉飲酒燕禮皆用之孔子編詩蓋亦取焉歷戰國及秦亡之而獨存其義毛公傳詩附之鹿鳴之什遂改什首予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之什則小雅皆復孔子之舊今從之而以南陔爲什首

南陔 笙詩也辭亡

白華 同上

華黍 同上

右三詩序謂有其義而亡其辭集傳以爲有聲無詞於是諸家解者遂以亡爲無謂本無其辭非亡之也蓋古亡無字通然無

其辭又何以有其義乎鄭氏敬辨之云夫聖人刪詩非刪禮也笙歌相間自有儀禮在何得以有聲無辭之笙名寄之雅中辭生於心聲託於器凡樂由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成章若笙自爲笙歌自爲歌一歌間一笙風雅頌之歌三百即合有三百笙矣獨南陔白華五六篇爾又謂儀禮於鹿鳴四牡以下曰歌於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此爲有聲無辭之徵今宋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貍首而騶虞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宋肆夏即時邁樊遏爲昭夏即執競渠爲納夏即思文皆有辭而皆爲金奏則奏亦辭也南陔白華之名即九夏之類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即七月籥吹七

月亦猶笙吹南陔白華黍也皆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即維清也謂管奏維清于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大抵歌即樂也未有有聲無辭之樂集傳又云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愚謂樂固有有聲無辭者不得謂盡皆有聲即有辭也古之樂不可知今之樂如琴譜滄海龍吟天風環佩之類均有聲而無辭但非南陔白華可比環佩龍吟何辭可譜聲即譜譜即樂鈞能狀其形聲即樂之佳者故無辭也若南陔白華則明明有篇可名有題可標而獨無辭乎故以為義存而辭亡者近是唯序之所謂義者又僅就篇名以立義夫詩篇名只取首二字其義倘在後也南陔白華之謂安知非

詩人借以起興借以譬喻然後再入正意烏能就此二字卽可發全詩大義耶且其所序之義又多無理南陔曰孝子相戒以養也猶可說也白華曰孝子之絜白也果何謂乎無怪集傳駁之以爲尤無理也至華黍曰時和歲豐宜黍稷也則明是就華黍二字敷衍成義又不待明者而自知其僞矣今旣明辨序傳得失故僅存詩目於此而不復爲之補序云

南有嘉魚　娛賓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一章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二章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三章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右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此與魚麗意畧同但彼專言燕酒之美此兼敘賓主綢繆之情故下三章文格一變參用比興之法其實無甚深意則如一耳蓋亦燕臣工之樂也故可與魚麗同時間歌而其後又以為燕饗通用之樂矣

嘉魚朱傳嘉魚鯉質鱒鯽肌肉甚美出於沔南之丙穴李氏樗曰嘉魚意以為善魚是魚之美者案左太沖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在漢中沔陽縣乃是魚名也烝然發辭聲也罩朱傳罩篧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汕朱傳汕樔也以薄汕魚也劉氏瑾曰樔爾雅作罺並側交反鄭氏康成曰今之撩罟也衎樂也呂氏祖謙曰衎自樂之甚也易曰飲食衎衎鵻解見四牡又既燕又燕也

罩十九效樂同本韻　汕十六諫衎十五翰叶韻　鵻四支綏同本韻　來十灰又二十六有叶夷背反叶韻

南山有臺　祝賓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一章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二章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三章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四章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五章

右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小序謂樂得賢與前篇樂與賢無異姚氏駁之而以為此臣工頌天子之詩以詩中有萬壽父母等字也然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皆用之則似非專頌天子詞矣劉氏瑾曰或疑賓客不足以當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容有爵齒俱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況古器物銘所謂用蘄萬年用蘄眉壽

萬年無疆之類皆爲自祝之辭則此詩以萬壽祝賓庸何傷乎故集傳以爲燕饗通用之樂亦不爲過然自魚麗至此三詩各有一義集傳於魚麗曰優賓於嘉魚曰樂賓於此曰尊賓庶得燕樂次序朱氏道行曰徐氏曰魚麗言品物之豐美故曰優賓嘉魚言懽忻之交通故曰樂賓南山頌德祝壽而德與壽天下之達尊也故曰尊賓三者備斯燕賓之道盡矣然愚案三詩未必同出一時不過後王用以入樂其詞義先後重輕適如其序焉云爾

【附錄】臺集傳臺夫須卽莎草也陸氏璣曰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或云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爲簦笠萊集傳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君子指賓客也杞集傳杞樹如樗一名枸骨栲山樗杻檍也眉壽秀眉也宋氏公遷曰秀眉眉有秀毛也長眉秀出於其間爲壽徵枸集傳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

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 栲箋傳栲山樗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 黃老人髮復黃也 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

保安也 艾髮也

叶韻 臺叶十灰 萊同 基叶四支 期同 通韻 桑叶七陽 楊光疆同 本韻 杞叶四紙

李同 母叶二十五有叶讀後反 已叶 叶韻 栲叶十九皓叶音口 杻叶二十五有 壽叶二十六宥 茂同

叶韻 栒叶七麌 楰同 本韻 耇有 後同 本韻

由庚笙詩也辭亡

崇丘同上

由儀同上

右三詩柔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用以配魚麗嘉魚南山三詩同間入樂每歌魚麗則笙由庚歌嘉魚則笙崇丘歌南山則笙由儀言一歌一吹也與鹿鳴下三詩配南陔三笙同爲燕饗之樂

鹿鳴等樂既畢則魚麗諸樂繼進故集傳以此三詩分次魚麗各章之後蓋以其非古故仍類錄於此以復其舊且南陔三笙既未移置鹿鳴等篇之下則此三笙又何必分配前詩以改觀耶至其辭亡無義與序義之無理已見前說茲不再辨

蓼蕭　天子燕諸侯而美之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一章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二章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三章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忡忡和鸞雝雝萬福攸同四章

右蓼蕭四章章六句小序云澤及四海也案詩止言天子諸侯

笑語心寫之樂易云渾及四海爲之解者乃引易比之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諸侯正所以比天下以爲古序之旨簡而該以是爲簡而該則凡屬天子燕諸侯之詩莫不可曰渾及四海矣序詩如此何能使人測識有序若無序何若無序之爲妙乎此蓋天子燕諸侯而美之之詞耳然美中寓戒而因以勸導之曰德曰我有是德乃有是壽聞也諸侯之易於失德則尤在兄弟爭奪之閒與鄰國侵伐之際故又從令德中特言宜兄宜弟夫必內有以和其親然後外有以睦其鄰諸侯睦而萬國寧乃眞天子福也故更曰萬福攸同豈徒爲諸侯頌禱古人立言各有體裁以上頌下當以此種爲得體

集釋 蓼 長大貌 蕭 蒿也 湑 湑然蕭上露貌 君子 指諸侯也 寫 輸寫也 燕 燕飲也 譽 音豫

氏徽曰壽遹凡詩之譽皆言樂 瀼瀼 濃貌 龍 寵也 呂氏故訓

也爾氏敬且如舜姑燕譽之者 悅 曰為龍於寵之

意為光燁 爽 也差 泥泥 露 孔燕 言燕 豈 樂 弟易 瀼瀼 貌厚 鞗 轡

懽之意 也 泥 泥 露貌 燕也 豈也 弟也 瀼瀼 鞗也

何氏楷曰從絲曰轡從革曰鞗 沖沖 垂貌 和鸞 也 在軾日和 在鑣

飾轡之別名革乃轡首之垂者 條革 和 鸞 和 鈴 音 鑣

鑣曰鸞皆諸侯攸所也

車馬之飾也

讀 湑 六 寫 二十一馬 語 處 御 叶韻 瀼 陽 光 同 爽 二十二養 忘 陽

叶韻 泥 入聲 弟 弟 同上 豈 上聲十 通韻 瀼 冬三 沖 東一 雝 冬 同 東 通韻

湛露 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一章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二章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三章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四章

右湛露四章章四句小序謂天子燕諸侯也案左文四年衛甯

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不拜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爲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此序所本故無誤也然傳統言諸侯不言同姓鄭氏則又謂宴同姓矣豈不以在宗載考之謂乎姚氏曰宗宗廟也古朝聘享皆于廟則燕亦廟也毛傳以宗子之法解不辭無謂固已疏矣又以宗爲宗室尤非宗室宗子之室也王者亦有宗室乎集傳旣依毛傳謂宗室又曰蓋路寢之屬益可笑路寢聽朝之所也路寢其宗室耶宗豈其路寢耶此可見在宗之詞不必其爲同姓賦也然夜飲至醉易於失儀故必不喪其威儀而後謂之禮成其威儀之所以醉而不改乎其度者則非有令德以將之也不可故醉中可以觀德尤足

以知蘊藉之有素況天子夜宴而曰不醉無歸君恩愈渥臣心愈謹乃可免愆尤而昭忠敬詎可恃寵以失儀乎詩曰莫不令儀莫不令德者蓋美中寓戒耳外雖美其德容之無不敬慎實恐其德容之或有未善則未免有負君恩而曠臣職其所係非淺鮮也

〔訓詁〕湛湛露盛貌晞乾也厭厭安也久也夜飲私燕也韓氏嬰曰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孔氏穎達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在族也宗已見篇中考姚氏際恆曰載再也考擊也擊鐘也唐風子有鼓鐘弗鼓弗考再考鐘所謂金奏肆夏也入門客出及燕之時皆用之顯明也允信也離離猶纍纍也

〔標韻〕晞五微歸同本韻草十九晧考同本韻棘十三職德同本韻離四支儀同本韻

以上南陔之什六篇無辭凡四篇案嘉魚南山與前魚麗三篇同爲燕饗通用之樂蓼蕭湛露則天子燕諸侯之詩其時代皆不可考毛公分魚麗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爲成王詩集傳已辨其非茲不再論

詩經原始卷之九終

隴州門人李翀爵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十目錄

小雅二

彤弓之什十首

彤弓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　樂育材也

六月　美吉甫佐命北伐有功歸宴私第也

采芑　南人美方叔威服蠻荆也

車攻　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也

吉日　美宣王田獵也

鴻雁　使者承命安集流民也

庭燎　勤視朝也

沔水　未詳

鶴鳴　諷宣王求賢山林也

祈父之什 十首

祈父　禁旅責司馬徵調失常也

白駒　放隱士還山也

黃鳥　刺民風偷薄也

我行其野　刺睦婣之政不講也

斯干　公族考室也

無羊　美司牧也

節南山　家父刺師尹也

正月　周大夫感時傷遇也

十月之交　刺皇父擅虐以致災變也

雨無正　閔暬御痛疆國無人也

詩經原始卷之十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小雅二

彤弓之什

彤弓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一章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二章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三章

右彤弓三章章六句案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敘序與集傳皆謂天子錫有功諸侯是也范氏曰先王知諸侯不可無

長故爲方伯連帥以紏之有功則錫之弓矢以正諸夏此王室所以尊也不然强陵弱大并小天子之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黃氏櫄曰周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功焉王賜之以彤弓一彤矢百其後襄王以文公有獻楚俘之功而命之宥亦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夫以周室既衰賞罰無章而彤弓之賜必待有功況盛時乎此彤弓之錫先王所以維持百世而不可廢亦不可輕以畀人者也是詩之作當是周初制禮時所定其詞甚莊雅而意亦深厚曰一朝饗之者謂錫弓之日非但錫弓且並饗之同在一朝也旣重其典又隆其燕禮之甚盛者耳而集傳誤解一朝爲速引東萊呂氏之說必以爲朝廷錫私恩及後世屯膏吝賞之行以與先王相比論尊之適所以慢之也烏

乎可

【詩緝】彤弓朱弓也孔氏穎達曰彤赤故言朱弓為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亦一而然十以赤為飾耳弨弛貌孔氏穎達曰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嚴氏粲曰賜弓不張貺與也饗大飲賓曰饗孔氏穎達曰饗者亨太牢以飲賓殺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房烝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載抗之也劉氏瑾曰藏彤弓於弓櫜抗弓體使正言其藏之謹也右姚氏際恒曰右服氏曰助也右與宥侑通皆助也左傳言饗禮命宥注云以幣物助歡也櫜韜也陸氏德明曰櫜弓衣也好說也醻報也集傳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

【標韻】藏七陽貺二十三漾饗二十二養叶韻載十一隊喜四紙右二十六宥叶於記反叶韻櫜四豪好二十晧醻十一尤叶大到反叶韻

菁菁者莪　樂育材也

菁菁者莪比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一章菁菁者莪在彼中沚。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二章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三章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四章

右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小序曰樂育材也朱子初說亦從其義既謂序失詩意遂改爲燕飲賓客之詩然詩中亦無燕飲字故姚氏兩駁之而以爲人君喜得見賢之詩其餘則不可以廢斷愚謂經文雖不露育材字而菁莪之產於美地在彼中阿中沚中陵有潤澤以養其材故物雖微而亦成其盛卽如人材之在學校有教化以培植之故質雖嗇而亦成其德卽主育材育亦奚不可且所謂賢又安知其不從學校中以見之耶此種詩古來相傳旣久可以不必與之立異唯大學云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迂曲難解則斷不可從蓋君子卽賢者也

而乃以爲人君則下文樂且有儀錫我百朋二句直接不去儀謂享多儀之儀是君見賢而樂樂則有儀以將意若天下人得見人君則何儀之有乎百朋謂貝之多是君見賢而以爲賢之齊百朋之錫若天下人得見人君又何寶之是錫乎故此詩當是君臨辟雝見學校人材之盛喜而作此或卽以燕饗羣材亦未可知總之不離育材者近是

[illegible]菁菁盛貌莪陸氏璣曰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是也君子指賢材也儀姚氏際恒曰既見君子之下句嚴氏謂從來皆承見君子者言是樂且有儀自言其既樂而且以儀將之也衎享多儀之儀百朋姚氏際恒曰百朋兩貝爲朋凡言朋是兩偶之義鄭氏謂五貝爲朋譯漢食貨志貝有五等其四等皆兩貝爲朋其一不成貝不爲朋鄭必是誤以五等爲五貝耳集傳復不加考從之非也前人所論者如此楊舟楊木爲舟也

前三章曾將寫車馬旂服之盛及軍行紀律之嚴而未及征事是從章中敘何法
至此乃入賊境何賊城邑而進然後我師出敵一戰而勝所謂以逸待勞也
對整以暇是大將

菁莪五歌 阿同 儀四支叶五何反叶韻 沚四紙 喜同本韻 陵十蒸 朋同

本韻 浮十一尤 休同本韻

六月 美吉甫佐命北伐有功歸宴私第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一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二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三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四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五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六

身分
隱寫用避諱得體
凌之法
結似閒而首尾貫
借名友以將文武
求出臣之私[illegible]
是什者[illegible]

右六月六章章八句孔氏穎達曰此經六章皆是北伐之事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遣之後遣吉甫行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孫毓亦以此爲王不自行鄭說爲長衆論紛紜皆未嘗一讀經文也而小序但謂宣王北伐也則尤泛何足與論詩旨集傳雖亦歸功吉甫而辯說仍遵小序直以爲此句得之豈得爲說詩述詁蓋事本北伐而詩則作自私燕王本親征而將則佐以吉甫戰本同臨追奔則止命元戎詩旨甚明何不一細詳之曰王于出征者王于是自將親征也曰以佐天子者以吉甫爲副參佐王師也曰以定王國者將以一戰而定王國

非如爾上諸軍直同兒戲故慎以將事也此時王初即位玁狁深入逼近京邑非自將親征又得元戎大將參贊其間不足以退強虜而安王國故兵貴先聲理直則氣壯也此前三章命將所在亦文章中之蓄勢養局法耳迨至四五兩章乃敘戰事先言玁狁之猖獗無忌次爲大將之沖鋒先行故一戰而敵退王乃命將追奔直至大原而止蓋寇退不欲窮追也此吉甫安邊良謀非輕敵冒進者比故當其乘勝逐北也車雖馳而常安馬雖奔而恒閑何從容而整暇哉及其回軍止戈也不貪功以損將不黷武以窮兵又何其老成持重耶所謂有武略者尤須文德以濟之非吉甫其孰當此宜乎萬邦取以爲法也然此皆追敘之筆卒章乃入題位蓋吉甫成功凱還歸燕私第幕府賓客

敘功頌烈追述其事如此故末以孝友之張仲陪筆作收與上文武字相應且以見賓客之賢是私燕作法末獻詩者之自占身分處故論此伐事宣王爲主吉甫爲佐而論私燕情張仲是賓吉甫又是主此詩乃燕賓之頌主將自當以吉甫作主宣王則不過追述之而已小序混不加考故但曰北伐也且其詩中又何嘗有王道後再繼吉甫行之說諸儒讀詩鹵莽如此無怪其不能得詩意也

〔闕疑〕六月 〔集傳〕六月建未之月也〔嚴氏〕一之日詩言四月維夏六月但餘則爲夏正可知〔案〕周正改是未改月故四月仍用夏首不然本朝詩人咏本朝事豈可忽用夏正耶

戎車 兵車也〔孔氏〕穎達曰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貳車之倅圍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

飭 整也 騤騤 彊貌 常服 〔嚴氏〕[illegible]恒〔日〕常

觿也服屬也言常之事也毛傳謂戎服戎服何謂之常服予鄭氏謂韋弁服朱傳謂戎事之常服並非且以服爲衣服與下
章既成我服亦複矣通章三服字凡三義玁狁卽玁狁北狄也比物齊其力也四驪其色齊也又我服
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顒大貌廣大也公功同翼敬也共與供
同服事也匪茹茹度也言玁狁不自度量也整居孔氏穎達曰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
焦穫毛氏萇曰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鎬前漢書劉向疏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
之鎬猶以爲遠顏氏師古曰鎬非豐鎬之鎬方集傳方疑卽朔方也涇陽集傳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
爲寇也織幟同鳥章鳥隼之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也元戎舊解皆曰戎車也愚此當
作大將解猶稱方叔爲元老之稱也先啓行啓開也行道也前驅先開道而行也如輊如軒言車之安適前
後覩之背如軒輕也佶壯健也大原地名吉甫卽尹吉甫此時大將以佐宣王者憲法也祉福也御
進也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
詩韻 飭職十三 服屋一 急緝十四 國職 叶韻 則職 服屋 叶韻 里紙四

前三章皆言車馬旂幟似服之盛而進退有節秋毫無犯禽鳥不驚是王者師行氣象然非大帥統率有方何能如是采芑予故錄其詩言方叔率止以見節制之嚴耳末乃大聲疾呼如雷霆霹靂判散其王師再以獫狁之事極之故不覺其長處而來

子同本韻　顯冬仁公東一通韻　服國上見叶韻　茹六魚藪同本韻

方陽七陽章央行同通本韻　軒元十三閑刪十五原元寇願十四叶韻　紙

紀二十五有鯉紙友有叶韻

采芑　南人美方叔威服蠻荆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一章）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二章）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三章）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

服也全篇前路開開後乃聲其勤人然制勝全在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不戰而已屈人之師文之局亦如之

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章四

右采芑四章章十二句凡作詩必先立題題立不佳則詩必不佳間詩亦必須審題題審不眞則更不能識人詩之所以佳如前章六月一詩誰不知其爲宣王北伐此詩誰又不知其爲宣王南征然同一征伐也而詩則有作於出師之始或作於班師之後或天子勞之而賜以詩或僚庶頌之而獻以句且有局外旁觀發爲咏歌以紀其事後世采詩者則不問誰作第擇其工而且切者錄之以補一代國史所不及所謂詩史也前六月旣爲吉甫燕賓所呈獻此詩之作又將出於誰手與作於何時豈無所別歟觀其全詩題旣鄭重詞亦宏麗如許大篇文字而彩端乃以采芑起興何能相稱蓋此詩非當局人作且非王朝人

語乃南方詩人從旁得覩方叔軍容之盛知其克成大功歌以紀事如杜甫觀安西兵過及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諸詩故先從已身所居之地興起及入題乃曰方叔涖止以下卽極力描寫軍容之盛紀律之嚴早已爲攝服蠻荆張本且其人亦非荆人必詩人之流寓蠻荆者不然荆人何以自謂蠢爾蠻荆耶蓋其人雖流寓荆楚素必熟稔荆楚情形知其不臣已久而又不能力請王師以討之一旦得覩大將軍威元老雄畧不覺深幸南人之得覩天日而已身亦與有餘慶焉故末一章拔筆揮灑詞色俱厲有泰山壓卵之勢又何慮其不速奏膚功也耶若序但謂宣王南征國已寬泛不切詩意卽集傳云王命方叔南征蠻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亦非語氣夫以赫赫王師何手

采芑而食有如飢單困卒之所爲而乃以此起興乎且方叔涖止一語涖之云者人自他方來臨吾土之謂非我從本國適彼殊方之言故知其爲南人作也但姓氏無攷故不能確指其爲誰耳總之南征北伐皆宣王中興事即江漢常武亦宣王武功詩而獨玁狁及徐夷必加親征者一患除肘腋一威震遐荒也若江漢及此篇則但命將出征可矣其詩共四篇二入大雅二載小雅入大雅者朝廷紀功之作載小雅者草野歌頌之章讀者試涵泳而諷誦之不惟可以辨大小雅之分即此篇之爲南人作也亦斷斷乎無疑義矣

【[illegible]】芑（集傳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即今苦藚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

菑畬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地文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

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爲將者也

涖

衆也 師 衆也 干 扞也 試 肄習也言總率此衆而試且肄之也 翼翼 齊也 路車 戎車也 奭 赤貌

簟茀 車蔽也 鉤膺 孫傳有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纓也樊馬大帶纓鞅也 鞗革 見蓼蕭篇 中鄉 民

約軧 孔氏穎達曰說文云軧長轂也朱而約之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 錯衡 衡有文飾也 命服 天子所命之服

朱芾 黃朱之芾也 皇 猶煌煌也 瑲 玉聲 蔥 蒼色如蔥 珩 佩首橫玉也 隼 鷙鳥 戾 至也

鉦 鐃也 人 鉦人擊鉦也 伐鼓 鉦以靜之鼓以動之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耳 鞫 告也 師 二千五百人為師 旅 五百人為旅

淵淵 鼓聲 振旅 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闐闐 亦鼓聲 元 大也 猶 謀也 嘽嘽 衆也

焞焞 盛也

采芑 芑 四紙 畝 叶二十五有 叶滿彼反 叶韻 止 紙 試 寘 騏 叶十三 叶韻 奭 十一陌 革 同本韻 鄉 七陽 央 瑲 並同 珩 入庚 轉韻 隼 十一軫 叶息允反 止 紙叶

韻 止 試 見上 鼓 七麌 旅 六語 通韻 淵 一先 闐 同 本韻 焞 十一尤 猶 同

醜 叶二十五有 尺由反 叶韻 雷 十灰 威 五微 通韻

首章泛言東行

東甫圃田

地於敖山

諸侯來會并全詩

主腦

五六二章皆言獵

事極力描寫射御

之善而獲禽之多

不言自見

馬鳴二語寫出大

營嚴肅氣象是狀

後光狀杜詩落日

照大旗馬鳴風蕭

蕭本此八章美

作結仍暫定收行

段落乃是王者之

師

車攻　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章一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章二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章三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章四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章五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章六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章七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章八

右車攻八章章四句小序云宣王復古也語雖渾顧得其要大序復益之曰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凑數語反嫌其贅而無當於義何也蓋此舉重在會諸侯而不重在畋田獵不過

藉田獵以會諸侯修復先王舊典耳昔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迨宣王始舉行古制非假狩獵不足攝服列邦故詩前後雖言獵事其實歸重會同有釋及展也大成二句其餘車徒之盛射御之能因是當時美觀抑亦詩中麗藻其所係不在此也而諸儒說詩專從此等處以求詩義豈能得其要哉至集傳欲併八章爲四章謂首二章通言車馬盛備將往東都圃田之地三四章通言天子諸侯來會東都之事故五六通言田獵射御七八通言始終整肅合而爲四也似此分章非惟難得事勢輕重且並不辨文章蹊徑蓋首章東行是一篇之冒次三乃言所至之地曰甫圃田也曰敖敖山也皆所期會獵處也四章諸侯來會五六始獵七收軍八則回

肆禮成此事之始終郎詩之次序故非入章不足以盡文局之變耳然既曰會諸侯於東都何不會之於洛邑而乃會之於敖甫之間且諸侯朝於天子當先期以至其地何乃後期始來此予所謂非假狩獵不足以攝服列邦者也蓋東都之朝不行久矣至宣王始行之而諸列辟能帖然服乎迨至來會得覩車徒之盛紀律之嚴射御之巧頒賜之公不覺心悅誠服始懼聲鼓舞而爲舉柴之助曰盛也大成喜之亦幸之也中興之業豈易建哉

【集釋】攻 堅也 同 【集傳】同齊也傳曰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龐龐 充實也 阜 盛大也 甫草 【嚴】氏際恒曰甫草毛傳謂大芟草以爲防則有字無着落非也鄭氏謂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開刑來甫圃同鄭說是田必芟草爲防故有取于田之草也集傳直以甫草爲圃田澤 之子 有司也孔氏穎達曰之子謂凡從王

者非獨司馬官屬也張子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苗**狩獵之通名也張子曰蒐苗獮狩便習軍行草木同事教茇舍亦然賈氏一正曰大司馬夏教茇舍遂以苗田義取其害苗者故獵可過名苗**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敖**呂氏逌謙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壑谷可以設伏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王氏安石曰諸侯位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金舄**達屨也加金爲飾**會**時見曰會無常期也**同**殷見曰同殷衆也**繹**陳列聯屬之貌**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弓體也**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佽**比也鄭氏康成曰謂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矢彊弱相調也**射夫**指諸侯來介者**同**協也**柴**毛傳柴說文作㧘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蘇氏原恒且毛鄭訓柴爲積以爲舉積禽案下章方言獵事此不應遠言積禽亦非何元子謂卽毛傳大芟草以爲防褐纏旃以爲門之意防限之設必於門故用柴未知然否茲二說當以說文爲長助我舉柴言其齊力同樂也若柴門之說乃有司事豈有以諸侯之人同舉柴門乎吾不知其柴門之說有幾許也至謂下章方言獵事此章不應舉積則此章獨非獵事乎**猗**偏倚不正也**馳**馳驅之法也劉氏瑾曰五御之目三曰過君表五曰逐禽左卽御田車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箋則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

御者純熟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驟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　大庖集傳大庖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左髀達於右䯚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　允也信　展也誠

通案不驚不盈以正說為是

標韻　同一東　東同本韻　阜二十五有　狩二十六宥叶韻　囂四豪　敖同本韻

奕十一陌　繹同本韻　調二蕭　柴九佳姚氏曰柴今佳韻調今之蕭韻皆無入聲故為通韻讀文以柴作擧與首句欲協意以二句調與三句同協也不知東蕭韻不相通故以柴作擧未然案柴入四寘亦與二蕭不叶故此韻特擧解　未詳　猗四支叶於阿反　破二十一箇叶韻　旌入庚　盈同本韻　聲庚　成同本韻

吉日　美宣王田獵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一章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二章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三章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四章

右吉日四章章六句此宣王獵於西都之詩不過畿內歲時舉行之典與車攻之復古制大不相侔而序亦以爲美宣王何也呂氏曰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故雖歲時常典宣王能修復之亦與東都會獵爲中興盛事詩人能不相因而並美乎姚氏云舊傳岐陽石鼓爲宣王獵碣或即此時也詩中漆沮正近岐

陽其實非也禹貢謂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即今洛河其源自延鄜流入同州在涇水之東北岐陽在涇水西南相離遠甚此當獵於延鄜之間與岐陽獵碣別是一事正不必強為附會也

【集解】庚 剛日也【箋】氏一正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內事如郊社宗廟冠昏外事如巡狩朝聘盟會治兵凡出郊皆是也 伯【集傳】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箋】旣伯旣禱者旣祭伯而又禱之也 醜衆也謂會歡之群衆也 庚午亦剛日也 差擇也 同聚也 麀鹿牝曰麀 麌麌衆也 漆沮【集傳】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慶流入鄜坊至同州入河也【箋】皇輿表鄜即今鄜州坊即今鄜州中部縣同州即今同州府並隸陝西省 祁大也 儦儦俟俟【箋】嚴氏粲曰儦儦而疾走俟俟若相待 羣三曰羣 友二曰友 燕樂也 發發矢也 豝豕牝曰豝 殪一矢而死曰殪 兕野牛也 醴酒名今甜酒也

【標韻】禡十九 好同本韻 阜二十五有 醜同本韻 馬二十一馬 麌七麌 所

詩六 叶韻　有五十有二 友同 子絲同叶韻　矢絲 兄同 醜八 通韻

鴻雁　使者承命安集流民也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一章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二章

鴻雁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三章

右鴻雁三章章六句序謂美宣王能安集離散是已而是詩之作出自何人持論不一自來諸家皆本序說指之子爲使臣唯集傳以之子指流民謂此詩爲流民所作姚氏駁之云哀此鰥寡此者上之人指民而言未有自以爲此者也其意亦以之子爲使臣則篇中三劬勞皆爲使臣言而未章謂我劬勞乃代使臣之詞是以此詩爲詩人所作而已夫詩人雖能代人言不能

代人難言之言雖能代人難言之言必不能代人所不及料之言哲人之言如此其哲愚人之言又若彼其愚則豈人所及料哉而謂詩人能代之言哉大抵使者承命安民費盡辛苦民不能知願有類言感而作此蓋小民雖遭散離而可與圖終難與慮始之見則千古一轍牢不可破非親歷人不能道其甘苦也詩首章乃承命四出未必僅止一人故曰之子于征者使臣自相謂也劬勞于野則尚無定所但覺滿目瘡痍莫非可矜之人而就中鰥寡尤爲可哀則不能不急爲安撫或施饘粥賙卹生存故以鴻飛肅肅無依爲比繼乃擇地安置代爲興築不日而百堵皆興有所庇矣此時民漸來歸不啻如鴻之集在彼中澤也雖曰劬勞究屬安宅蓋民之安卽使臣之安也敢辭勞哉乃

衆口嗸嗸哀鳴不已故又稍爲整頓而編籍之爲長久計則議論紛起譏謗交集其間愚知固自不等何能見理明而相諒者則以爲我之爲民誠劬勞矣其或愚而無知則且謂我多事徒逞能也我其奈之何哉此詩意也若集傳所云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吾不知此時之民倘何閒暇而宣歌也且詩言哀鳴而釋者乃云閒歌非惟與詩不類事亦並出情理之外矣其可乎哉

鴻鴈 鴻鴈（水鳥名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之子（使臣自謂也）征（行也）劬勞（勞病也）矜（憐也）鰥寡（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堵（一丈爲板五丈爲堵）究（終也）哲（知也）宣（示也）

羽（七麌）野（二十一馬叶）寡（同）叶韻　澤（十一陌）作（十藥）宅（陌）叶韻　哲（同）勞（同）驕（二蕭）通韻

起得超妙

庭燎 勤視朝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一章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二章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三章

右庭燎三章章五句此與齊風雞鳴篇同一勤於早朝之詩然彼是士大夫妻警其夫以趨朝此乃王者自警急於視朝故詞氣雍容和緩大相逕庭也但不知其爲何王所作耳然詩旣敘於此考之宣王前後幽厲皆無道主豈尙有勤於視朝事哉又況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證之則以爲宣王詩也亦奚不宜唯序旣以爲美宣王也又以爲箴之詩無箴

意胡云饑耶程伊川及嚴垣叔更謂規宣王之過勸則尤可哂誠有如姚氏所謂云

【庭燎】其（語辭）央（中也）庭燎（集傳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幷而束之設於門內也）艾（盡也）

晣晣（小明也）鄉晨（近曉也）

【韻讀】央（陽七）光將（並同）本韻　艾（泰九）晣（祭八）噦（泰）通韻　晨（眞十一）煇（微五）

旂（同）叶韻

沔水　未詳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一章）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二章）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三章）

右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集傳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小序謂規宣王集傳謂憂亂之詩案宣王初政多亂定歸來之詩後皆美詞無所謂憂亂也其朝周召二公輔政幾復成康之舊何讒之有然詩前云念亂後言讒與分明亂世多讒賢臣遇禍甚衆而豈宣王世乎此詩必有所指特錯簡耳況卒章亦脫二句則此中不能無誤也不然其詩詞意與宣王前後諸詩大不相類故難詮釋姑闕之以俟識者

【集解】沔（水流滿也）不踐（集傳不循道也胡氏紹曾曰踐者行道之跡故不踐爲不循道）載起載行（不遑寧處也）弭（止也）率（循也）訛（僞也）懲（止也）

【標韻】海（十賄）止（四紙通韻）友（二十五有）母（同）本韻　湯（七陽）揚行忘（並同）本韻　陵（十蒸）懲興（並同）本韻

關涉甚全詩眼目前後景物皆園中所有

鶴鳴　諷宣王求賢山林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二章

右鶴鳴二章章九句此一篇好招隱詩也奈被諸儒說壞盡以理語解詩已覺腐氣難堪而又分晰而臆按之則尤滯而不通姚氏謂爲說詩之魔豈過當耶唯鄭氏謂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差爲得之然教字仍本小序誨字意亦非夫詩人之於宣王何教之而何誨之耶蓋諷之以求賢士之隱於山林者耳詩人平居必有一賢人在其意中不肯明薦朝廷故第即所居之

園賓賦其景使王蘭之覺其中禽魚之飛躍樹木之葱蒨水石之明瑟在在可以自樂即閣中人令聞之清遐出處之高超德旅之粹然亦一一可以並見則即景以思其人因人而慕其景不必更言其賢而賢已躍然紙上矣其詞意在若隱若現不即不離之間並非有意安排所以為佳若如姚氏云通篇作譬喻看章法雖奇詩味反索然也此雅詩之近乎風者以其園景皆賓賦故入雅體倘以為比也豈非風乎

[集傳]鶴鳥名禽品中之最高貴者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陸璣]氏建曰鶴常夜半鳴淮南子鷄知將旦鶴知夜半[蘇氏]毀曰九皋九折之澤蘀落也錯礪石也穀[陸]氏德明曰說文云穀從木非從禾也[陸氏璣曰]穀荊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荊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搗以為紙謂之穀皮紙攻錯也

鶴鳴野 二十一馬 渚 六語 叶韻 園 十三元 檀 十四寒 通韻 蘀 十藥 錯 同本韻 天 一先 淵 同 本韻 園 檀 同上 通韻 穀 一屋 玉 二沃 通韻

以上彤弓之什凡十篇 案是什詩雖十篇其一未詳舊說謂鹿鳴以下至菁莪凡十八篇為正小雅六月後皆變小雅也不知其何取義若以世變論常棣處兄弟之變采薇出車乃咏征戍之苦杕杜則更思婚之念征夫也何以同列正雅之中六月至無羊皆宜王中興事除沔水一詩未詳外其餘諸作無非頌揚勳烈以紀一時之盛何以恐名變雅大抵古序論詩皆譬得杕概未服恐心詳求故啓後人之疑耳以愚所論自鹿鳴至此可讀者二十三篇鹿鳴四牡皇華伐木天保魚麗嘉魚南山蓼蕭湛露彤弓菁莪固是雅之正即吉日庭燎亦小雅之正以其詞氣和平格調亦整飭也六月采芑車攻鴻雁鶴鳴固是雜之變即常棣采薇出車杕杜亦小雅之變不唯其時勢多故即詩筆亦多變幻也而鶴鳴一詩尤為例格是變而愈變矣蓋正雅中未有無變而變雅中亦未有無正不可以一概論也以此例觀餘可類推然其義例有不盡於是者讀者隨時諷味以察其變焉可耳

祈父之什

祈父　禁旅責司馬徵調失常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一章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二章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三章

右祈父三章章四句此禁旅責司馬徵調失常之詩諸家皆無異言惟毛鄭以千畝之敗實之而集傳又謂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是主久戍言也案成周兵制籍鄉遂之衆以作六軍而邱甸之民亦出車乘甲士步卒然其爲數少故統言之則六軍之士出自六鄉也至虎賁司右簡勇士焉以左右王鄭康成所謂征行之士例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此次千畝之役嚴華谷云宣王料民大原人不足用乃出禁衛以從征是禁旅原不出征偶一用之尚且致怨況久戍乎且自古兵政亦無

有以禦衛戍邊方者故當以箋疏爲長何元子又云千畝之戰諸侯之師皆無恙而王師受其敗則以勤王不力故耳故很責之此祈父必侯國之祈父故其人自稱爲王之爪牙若對王朝之大司馬則無此文矣姚氏以爲議論細而是然非轉乎口氣故亦未爲確也且末云有母之尸饔明明是不應征調而征調之謂矣尚何紛紛强辯以爲責侯國之祈父耶獨是宣王中興周室復振幾四十年至是始以諸侯勤王不力之故而致王師敗績朝綱再墜則怨而責之者不亦宜乎然非詩人本意也故甯從舊說爲是

【集釋】祈父【集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爲號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孔氏穎達曰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也 予 司右虎賁之屬自謂也 爪牙 孔氏穎達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已身此人自謂

愛賢而欲縶其駒與好客而投井其轄同一奇想

謝安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此必當時第一流人物

對出賢人身分令人神往不置

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也恤憂也底至也亶誠也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養母反使母主饔飧之事也

韻讀 牙六麻叶五乎切居六魚叶韻 士四紙止同本韻 聰一東饔二冬通韻

白駒 放隱士還山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一章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二章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三章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四章

右白駒四章章六句此王者欲留賢士不得因放歸山林而賜以詩也其好賢之心可謂切而留賢之意可謂殷奈士各有志難以相強何哉觀其初則欲縶白駒以永朝夕繼則更欲縻以

好爵而不暇計賢者之心不在是也終則知其不可留而惟與其毋相絕時惠我以好音耳詩之纏綿亦云至矣而序乃以為刺宣王毛鄭之徒遂仍序意謂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朱子初年亦本其說集傳雖不實指宣王而立說仍未能離去箋疏也試思宣王不能用賢何以眷眷於賢若是哉其時中興初定安知宣王不有貧賤至交不肯出仕王朝如嚴光之於漢光武李泌之於唐肅宗獨行其志以為高者此詩之作正光武所謂咄咄子陵不能相助為理邪與肅宗所謂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今方同樂奈何遽去之意特無實證難指其人若循文案義則如是也姚氏又謂或必欲以為刺王則謂大夫欲留之以見王之不能留庶可耳然則爾公爾侯之咏

又豈臣下所宜言哉

〔集釋〕皎皎潔白也白駒馬之壯者場圃也縶絆其足也維繫其靷也逍遙游息也藿何氏楷曰藿本作藿說文云菽之少也或以爲豆葉嘉客呂氏大臨曰嘉客者賓客於斯亦將去也賁然集傳賁然光采之貌也或以爲來之疾也思語詞慎勿也過勉毋決也保重意又遁遯也

〔標韻〕苗（二蕭）朝遙（同蕭）本韻　藿（十藥）夕客（十一陌）叶韻　思（四支）期思（並同）二思字自爲韻　本韻　谷（一屋）束（二沃）玉（同）通韻　音（十二侵）心（同）本韻

黃鳥　刺民風偷薄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一章）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二章）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三章）

右黃鳥三章章七句此詩與下篇我行其野大畧相類亦同出於一時此不過泛言邦人之不可與處下章則並昏姻亦不肯相恤總以見人心澆漓日趨愈下有滔滔難返之勢其所以致民如此者豈無故與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爲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爲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此可見民之薄實由上之失其教也故小序以爲刺宣王

也集傳以為未見其然然皆不可考而在上之無以教其民也則不能辭其咎焉故此二詩重在不可與處及爾不我畜非重在復我邦族也且重在上之無以使民相賙相恤不重在民之不能相賙恤也蓋所咏在民而所刺則在上耳若集傳及諸家所云民適異國不得其所即投昏姻亦不見收恤不如仍歸故土之為簪則是美宣王矣又何刺之有耶夫宣王中興令主固嘗遣使安集流散而有鴻雁之詩矣乃數十年而民風偷薄如故豈王氏所云未能以先王之所以教民者教其民歟聖人則詩存此二篇於中興之末見周之衰實自此始不必待東遷而後著也

【集釋】穀 木名解穀者見鶴鳴也

蓫屋一 宿沃二 畜屋 復同 通韻 葍職七 特同 富 異入 異同 轉韻

樗魚七 家麻六 居同 父 虞 通韻

我行其野　刺睦姻之政不講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一章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二章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三章

右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說見前篇，而詞較迫，以人愈親而情愈見其薄耳。乃蘇氏又謂甥舅之諸侯求入為王卿而不獲者所作，則以私心測詩意，豈能切合？夫甥舅之國求入為卿不得，必有所以不得之故，烏能怨王？而以此刺之乎？此與前篇朱傳所云宣王之世諸侯兄弟有失所而來依于王室者，及其季

年政雜息荒祖意衰薄思返故國而賦是詩同爲臆測然較蘇說差有理唯既曰失所而何故國之可返耶案之詩意均昔不切故竊取王說而諸家可悉棄也

【集釋】樗惡木也李氏樗曰樗不村之木莊子曰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小枝卷曲不中規矩蓫【集傳】蓫牛蘈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葍惡菜也陸氏璣曰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飢荒之歲可蒸以禦飢特匹也

【協韻】樗六魚居同家六麻古胡反叶韻蓫一屋宿復一屋同本韻葍一屋叶筆力反特十三職異四寘叶逸職反叶韻

斯干　公族考室也

先從形勢起乃卜築第一要著無非聚國族於斯則本未見其盛也故首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章一）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章二）

段之成承先啓乃創業君之心此下三章言築室事先提築室攻室晉武并叠攻做錢字有出羣則曰攸芋室則曰攸躋室則曰攸寧一一分點細膩

將畫作先文叠齊幻

再稱占夢男女雙題開下兩章乃不虛寫此妄心描摹精密處

生男育女兩大關對寫作豐與雅襯敘承先道遠應并獨卜後之以永見江漢之英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三章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四章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五章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六章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七章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八章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九章

右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此詩似卜築初成祝禱壁神之詞，非落成宴飲詩也。然自是皇家語，非士庶所宜言，以詩中有室家君王等辭故耳。且鳥革翬飛，亦豈民間制度耶？集傳但言室成而不指為何王，因此然其意以為考室通用之樂

則非故此詩者以爲成王營洛時作朱善偁何玄子之言則南山字無著落姚氏際恒所駁即篇中亦必無兄弟聚處及生男育女之祝蓋東都只爲朝會諸侯而設成王非躬居其室何必祝其生男育女於是室哉若以爲武王鄒肇敏言宣王小序時作武王時不應厠于宣王之內宣王雖中興不無述營宮室之舉然京仍鎬京室仍舊室不過補葺而更新之又何必面山臨水作相彼流泉觀其陰陽有似卜築爲乎且劉向云周德既衰而奢後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然則此詩豈儉小之謂乎是知非爲宣王作可無疑矣當是時中興景運一新天潢世胄以次還朝各營新第於是卜築豐水面對南山擇其林木佳處聚族斯處以爲世業常基者夫豈無人曰似續妣祖者繼承先志也曰

築室百堵者創建新室也曰熊羆占夢者子孫繁衍也曰室家君王者昏姻皆王侯世第也唯女子則勉以中饋無貽父母羞爲尋此非周室甚親及諸侯子姓孰能創建如是之雖美輪奐乎故其詩次於宣王諸篇之末以紀一時盛事爲中興生色耳小序不知誤爲宣王考室皆其謬詩粗率處也

集釋 秩秩有序也 干水涯也 南山終南之山也 猶當作尤 似嗣也 爰於也 約束板也 閣閣上下相承也 椓築也 橐橐杵聲也 芋尊大也 跂竦立也 翼嚴氏粲曰如跂許與如也之翼 棘急也 革變也 翬雉也 躋升也 殖殖平正也 覺高大而直也 楹柱也 噲噲猶快快也爽塏之貌 正向明處也 噦噦深廣之貌 冥奧窔之閒也 莞蒲席也孔氏穎達曰郭璞曰西方人呼蒲爲莞蒲江東謂之苻蘺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爲兩種席也 簟竹葦曰簟嚴氏[illegible]曰司几筵有次席[illegible]注以爲桃枝竹所攻成者其制此[illegible] 莞席在下鋪筵也竹簟在上鋪重席也案詩云乃安斯寢似此席非筵席乃寢處之席耳 羆[illegible][illegible]屬似熊而長頸高脚猛憨

多力能拔樹陸氏續曰蟒𧔥傳蛇屬細頸大頭色大人太
有黃蟒有赤蟒大於條𧔥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十
之屬占瑑半圭曰瑑嚴氏粲曰瑑玉以禮神明及朝聘以為瑞
麥官也瑑璋瑑以祼宗廟此生男弄璋當止是璋玉也姚氏際
恆曰今世傳有三代玉璋長一二寸至長不過喤大斝天子
三寸其制不一有孔可穿絲繩故初生子可弄也諸純朱
諸侯皇猶煌煌也諸侯室家君王言皆稱也陸氏德明曰
芾朱皇煌也君也家君王侯族也禍韓詩作禕孔氏
穎達曰裸瓦姚氏際恆曰瓦毛傳以紡塼解之不可以塼為瓦
耕兒稜也瓦詩東發謂湖州風俗婦人以麻線為業人各一瓦
朱求裸于其上光可笑瓦質重大豈初生子所能弄哉乎
又見三裸代古玉長闊寸許如瓦形或即是此未可知也

標韻 干寒十四 山刪十五 通韻 芑六二宥十 茂同 好皓十九 猶尤十一 叶韻

祉紙七 堵戶同韻 處語六 語同 通韻 閣藥十 橐同 本韻 除御六 去同 芋

紕止七 叶韻 翼職十三 棘同 革陌十一 通韻 飛微五 躋齊八 通韻 庭青九

楹庚八 正同 冥青 寧同 通韻 瘵卦二十六 興蒸十 夢送一 叶反叶 叶韻 何

五羆支四叶何反 蛇麻六叶土何反 叶韻 祥陽七 祥同 本韻 為二字韻 自 牀陽

起妙驟忽

牛羊並題

人物雜寫錯綜得
妙是一幅牽牧圖

單寫羊態物入微

支韻一變

對偶詩想深得化

於為雅參極戲活
之法

殺瑝喤皇王並同本韻　地四寘　禍十二[illegible]　瓦二十一馬叶魚位反　儀四支音義叶議

寘歌支叶韻

無羊　美司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溼溼一章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二章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三章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四章

無羊四章章八句小序謂宣王考牧鄭氏題之以爲厲王之時牧人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集傳則置而不論但云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夫牧養雖非大政而犧牲於是乎出賓客於是乎享君庖於是乎充亦爲國者之先務宣王當板蕩之餘牧養之政久廢何有乎牛羊至是乃修而復之亦中興所恒有事但禮云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似天子不必以此誇耀富盛也故但曰美司牧而天子自在其中矣序必以爲宣王考牧未免小覷乎朝廷也且並上篇考室亦歸美宣王二事相題並論則尤附會無稽竊謂二詩雖同出於中興初年而其事不相屬編詩者後始類錄之耳若使同美宣王則二詩中皆以大人占夢必不能再言以取重複之誚是知考室自考室考牧自考牧不必盡爲宣王作也詩首章離開二字飄忽而來是前此凋耗今始蕃育口氣以下人物雜寫或

牛羊並題或牛羊渾言或單咏羊不咏牛而牛、自隱寓言外總以牧人經緯其間以見人物並處而相習自不覺其兩相忘耳其體物入微處有畫手所不能到晉唐田家諸詩何能夢見此境末章忽出奇幻尤爲匪夷所思不知是真是夢真化工之筆也其尤要者爾牲則具一語爲全詩主腦蓋祭祀燕饗及日用常饌所需維其所取無不具備所以爲盛固不徒專爲犧牲設也然淡淡一筆點過不更纏綿是其高處若低手爲之不知如何鄭重以言不累即腐文章死活之分豈不微哉

【集說】牸黃牛黑脣曰牸濈濈和也溼溼(集傳)溼溼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訛譌動貌韓詩作譌何揭也蓑笠備雨具也三十維物(集傳)齊其色而別之凡爲色三十也(何氏楷)曰物謂毛物與比物四驪之物同蒸粗薪曰蒸雌雄(姚氏際恒)曰雌雄字從隹即鳥也故以雌雄言鳥矜矜兢兢堅強也欲爭先

起得嚴肅有勢

首二章皆本體起局

上言師尹此特題大師字則其甚任之重可知是通篇警惕處

二章實甚爲戒不平以及信任小人

而實穀殺騫虧也崩傾也不傾崎嶇險也从之處不傾跌也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也占夢借占夢以爲豐

年之北耳旐旟集傳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溱溱衆也

標韻 蒸文十二 犉韻 濈緝十四 溼同本韻 阿歌五 池支四叶唐何反

訛歌叶韻 笠緝 物物五 具遇七叶其律反叶韻 蒸蒸十 雄東一 兢 蒸 崩 肱

升蒸並叶韻 魚魚六 旟同本韻 年先一 溱眞十一通韻

節南山 家父刺師尹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章一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章二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章三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

以見天人交惡之故然猶畫其自作不作窮絕之辭至此乃深惡而痛責之蓋知其不能自懲也傲下不懲二語可見逆主覆怨其正則逆愈深矣

王字對冢宰出詩人忠君憂國之心含蓄無限意味之妙可以為法

篇出作詩原由

瑣瑣姻亞則無膴仕節。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五章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六章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七章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酬矣八章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九章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十章

右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序以為刺幽王也然桓王之世亦有一家父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已七十五歲鎮傳及諸家多疑之遂有以為東遷後詩者唯孔氏穎達云古人父子多同字此家父未必是一人姚氏亦云東遷後曷為咏南山愚謂此家父乃與師尹同朝人不敢戲談而已獨

作詩以刺之者夫豈後人所能爲哉詩以直刺尹氏爲主言王因之不寧乃是臣子愛君之心若以爲刺幽王非惟失臣子事君之道且使小人得以藉口則必不敢直題姓氏矣尹氏爲政失在委任小人且多姻亞而又弗躬弗親政出私門故多不平以致召亂天人交怒灾異迭興流言四起而猶不知自懲仍有規而正之者反以爲怨此家父之深以爲憂也然其人勢赫赫舉朝畏威莫敢戲談況侮之乎唯家父周朝世臣義與國同休戚故不憚誅罰直刺其非無或稍隱然始猶望其進君子退小人以挽回天意而安王朝既知其無可救正亂靡有定顧瞻四方不知逝將焉往又況天方降灾危及我王尤非臣子潔身遠去緘口不言之秋不得不作爲歌詩以究王訩之所由倘使

其人聞之而因以改心易慮則猶可以轉禍成福而畜萬邦亦未始非獻詩之力也此作詩報宇之意所出來然非忠誠爲懷不計利害亦孰肯以一身當尹氏之怨而不辭者嗚乎家父亦可謂爲人之所不能爲者矣豈不壯哉

節高峻貌〔何氏楷曰節遥作巀徐鍇云山之巖隅高遠曰巖〕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孔氏穎達曰衛詩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集傳〕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隱三年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爲譏世卿者卽此也季氏本曰春秋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爲世卿其來茲久矣具俱也瞻視也惔燔也季氏本曰垩瀆曰如惔如焚惔焚之類也卒盡也斬絶也監視也有實其猗〔集傳〕未詳其義〔傳〕實滿猗長也釜云猗倚也言草木萬其蒻倚之獸谷也或以爲草木之賢猶猶然皆不甚涌〔箋〕山雖高必有草木以貫之而非高愈顯以與師尹遵尊必有親近以附和之而其威愈赫薦荐過重也瘥病也弘大也憯曾也懲創也氐本也均平也維持也毗輔也弔悲也空窮也師衆也問咨詢之也仕任官之也君子指正直人言姚氏際恒曰

仕非事也君子非指王也以君子而弗皆詢之弗仕使之是詠周君子也故戒其勿夷平也巳止也金氏安石曰巳廢退

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士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殆危也瑣瑣小貌姻亞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膴

厚也㚣氏際恆曰小人則平其心而休廢之以小人危殆也故戒其無無毋同瑣瑣姻亞指其事而言之蓋此輩不唯仕而且

膴仕矣故亦戒其無應上君子弗仕意傭均也䕲窮也訩亂也戾乖也屆至也闋息也違遠也酲酒病

曰訌成平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茂盛也相視也懌悅也家父家氏父字周大夫也

【檟韻】瘥十五咸瞻十四鹽惔十三覃談同監咸通韻猗四支叶於何反何五歌

瘥多並同嘉六麻嗟同叶韻氏入齊維四支毗迷齊師支通韻親十一

眞信同本韻仕四紙子同殆十賄仕紙通韻傭二冬訩同本韻

惠八霽戾同屆十卦闋九屑叶苦桂反叶韻夷四支違五微通韻定二十五徑生

八庚寧九青酲庚成同政二十四敬姓同叶韻領二十三梗騁同本韻矛

十一尤醻同本韻平庚寧青心十二侵正庚通韻誦二宋訩冬邦

天人交變亂形已著我何不幸乃適當此厄運
亂極則國必亡將來未知何如偶一念及詭計設想天何為而此耶
人乃不知其非可謂亦復可恨
已雖獨醒無其[illegible]蓋天高地厚二語根上天蓋山卑作一大段
前言旣非顚倒此後言用賢不得

三江 韓韻

正月　周大夫感時傷逝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三章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四章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六章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

敗復發凶
勢蹙甚如言之可駭
二章極言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純以尊喻出之故易聳策動人
賢既不用必難相容故特發之爲一大段
此下言小人朋黨亂政
民罹災害作收

我仇仇亦不我力執心之蹙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八章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九章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十章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十一章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十二章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以富人哀此惸獨十三章

右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此自幽王時詩然序以爲刺幽王則非詩人語氣蓋其自傷多難不前不後生當厄運深恐國破家亡與無辜人民同時被虜爲人臣僕有似烏飛啞啞不知集于何屋則此情此境眞不堪預爲設想也夫天心

人事互相倚伏人當危殆則疾痛號泣而欲訴之於天今之天
則夢夢恐其如醉若無辨於人之聲聽也者是天心已不可問
矣世將禍亂則流言謗讟尤易煽動乎人者今之人則貿貿然
以自鑒更難知其烏之雌雄也者是人事又何勝言哉然此特
天心未定訛言孔多時則然倘使人知自警天亂亦將平則有
皇上帝福善禍淫原無所偏愛而為福又豈有所偏憎而降災
予之處此未敢縱恣古人有言勿謂天高不敢不局勿謂地厚
不敢不蹐夫亦自小之甚矣而人顧不能容咨肆恣以相害也
則又何故始予固嘗見用於世矣而無如天方扤我如恐不勝
譬彼特苗生於阪田風雨動之其能長乎夫始求之以為法而
唯恐其不得繼得之而如仇亦終莫能用此世之所以亂而賢

者終莫能伸也又況淫虐召亂女戎方興赫赫宗周衆賢臣輔之而不足一褒姒滅之而有餘可勝嘅哉然衆賢非不勉勞盡瘁以輔之也奈彼自棄其輔如行車然車載既重又窘險而車輔相失其何以行迨至載墮困於泥塗始相呼助詎能及耶使其早見及此無棄爾輔又能慎戒僕夫則雖人世崎嶇路多絕險亦不難安車就駕如不經意而自踰矣乃今之世非第棄賢又將禍賢乎是以憂心慘慘慮國之爲虐而不勝其深藏而自晦之然魚游淺水雖曰潛伏亦甚炤然恐終無以逃兆禍耳夫天意難測亂未有已是非之淆既若彼其甚人心多險國是曰非賢奸之辨又若此其難而欲國之無亡也得乎然彼小人則方且肆然得志旨酒嘉殽呼朋引類相與爲樂而不知其國破

家亡將在旦夕此予獨深憂而不能自解者也雖然予何足惜
所惜者惜民耳前此宣王中興僊僊然民始有家亦敖敖然民
方有穀將以爲從此安居可享無事福矣而孰知大亂又作是
天降天孽椓害小民孽無可逭富者倘可自勝獨如此惸獨何
哉此周大夫感時傷遇之作非躬親其害不能言之痛切如此
而集傳疑爲東遷後詩姚氏駁之云此詩刺時非感舊也若褒
姒已往鎬京已亡言之何益且與前後文意亦不相類是已然
鎬京未亡何以遽言褒姒烕之古人雖極戇直亦不應狂悖若
此此必天下大亂鎬京亦亡在旦夕其君若臣倘縱飲宣淫不
知憂懼所謂燕雀處堂自以爲樂一朝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
禍之將及也故詩人憤極而爲是詩亦欲救之無可救藥時矣

讀者循文案義其情自見又何必紛紛辯論為哉

【集釋】正月正音政【集傳】正月夏四月謂之正月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訛偽也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癙憂幽憂也痒病也劉氏曰鼠病而憂在於穴內人所不知也我有鼠憂至於痒病人所不知也痡病也務侮也愈愈益甚之意惸惸憂意無祿不幸也辜罪也併俱也維瞢瞢不明也局曲也陸氏德明曰局本又作跼蹐累足也號長言之也脊理也虺蜴皆毒螫之蟲也阪田崎嶇墝埆之處也菀茂盛貌特特生之苗也扤動也賈氏一正曰扤動搖之貌使不遂也力用力也正政也褒姒幽王之妾褒國女姒姓也烕亦滅也輔【集傳】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輸墮也將請也伯或人也伯某仲某也員益也賈氏彩曰員者周防之意炤音灼照明也云周旋之意佌佌小貌蔌蔌陋貌天天所禍也何氏楷曰天夭窮形日椓害也哿可也完美無缺附傾側之意易見也穀天天云非天天民與此天天同義

【標韻】霜叶陽傷將叶陽京叶陽痒叶陽轉韻痡叶虞後叶有五口同侮叶虞

韻祿叶屋僕祿屋叶屋本韻蒸叶蒸夢叶蒸送叶勝叶蒸僧同叶韻

詩旨借災變用之

天變於上小人不知自警反以為常則無忌憚之心可見

地變於下又不知懲則尤可恨

小人用事於外擊

陂懲〔同〕夌雄〔一東叶胡陵反〕叶韻　局〔二沃叶居亦反〕蹐〔十一陌〕脊蜴〔同並叶〕韻　特〔十三職〕克得力〔同職本韻〕　結〔九屑叶力入〕厲〔六霽叶力櫱反〕滅〔九屑〕成〔同叶〕韻

輔〔同〕予〔六語〕通韻　輻〔一屋叶筆力反〕載〔十一隊叶節力反〕意〔四寘叶〕叶韻　樂炤〔十藥音灼〕虐〔同〕本韻　鄰〔十一真〕云〔十二文〕慇〔同〕通韻　屋〔一屋〕穀祿椓〔並同三覺〕獨〔屋〕轉韻

十月之交　刺皇父擅恣以致災變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一章〕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二章〕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三章〕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

妻因寵於內所以致變之由

至此乃言己之勞勞而被讒

並及鄉里受害

以自安所適作收

師氏，豔妻煽方處。四章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五章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六章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七章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八章

右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小序謂大夫刺幽王，鄭氏又以爲厲王之詩。歐陽修、蘇轍、陳鵬飛皆非之。李氏樗亦云：唐書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則是爲幽王之詩無疑矣。此詩中紀候力也。然亦非刺幽王，乃刺皇父耳。朱鬱儀曰：向在東都，桓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盟州陘是也。去西都千里而遙

皇父恃寵請城規避戎禍士木繁興徙世家巨族以實之人情憤土重遷傷其獨見援据故賦是詩姚氏以爲此說得之今案詩詞特一端耳皇父援黨布盈要樞竊權固寵罔上營私以致災異皆眞自然乃致謳天日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是不唯欺君而又欺天矣小人無忌往往如此豈非罪之尤大者乎詩人刺之開口直書天變時日於上以著其罪詩史家法權哉

【箋】十月建亥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一歲凡十二會日有食之陳氏櫨曰日月交會口爲月掩則日在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在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歲惡當如是曆家推算尋以此定躔審本不定爲變異但天文推過此際亦爲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脩行應幾可弭災戾也案日食固爲月掩月食則非地隔蔽月本自有光半明半暗暗月爲蔽虧日與月正對則其光反向上以避日向地一面則暗而成但然月食則以爲常者

月有盈虧乃其常耳日食而以為變者日蝕則則為變也天人原本一氣天有厄則人必有災日食遲非其厄而其象則成厄

象象者而氣亦足以相既此聖王之所以畏也彼月而食四句小人不知畏天故借曰日彼月而食固其常矣

此日而食又于何不臧之有乎蓋不欲以天變自加脩省耳燁燁電光霰震雷也寧去徐也令善也沸

出也騰乘也冢山頂曰冢崒崔兆也憯曾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棸蹶楀皆氏

也卿士集傳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鄭氏康成曰皇父則為之兼百官擅舉職故但目事卿士云

司徒掌邦教也維宰姚氏際恆曰家伯之下諸號及蘇氏嚴氏本皆作維宰蘇氏曰維宰未知何宰也鄭氏則以冢

宰釋之集傳本則直改作冢宰更非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

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豔妻指褒姒也煽熾也方處

僕氏推且言其竊方國也抑發語辭時農隙之時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

輿所封地非都會之都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懷慶府孟縣三有事三卿也亶誠也侯維也藏皆也

慭健氏禮明且慭附雅云顯也遝也且也有車馬者富民也徂往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也

先寫個形見天心
之不平
忌爲諂臣罪小匡
國無人時勞則斯
真當君心惜悃乃
更爲惡
謂賢訊臣

競也力陵也餘徹也均

叶韻 卯 叶十八巧 醜 叶二十五有 叶韻 徵 叶五 哀 叶十灰 通韻 行 叶七陽 良 常 叶七陽 並

本韻 令 叶八庚 崩 叶十蒸 陵 叶十蒸 懲 並 通韻 徒 叶七虞 夫 同 本韻 馬 叶二十一馬 盛

叶六語 叶韻 時 叶四支 謀 叶十一尤 來 叶十灰 然 叶一先 叶韻 向 叶二十三漾 藏 王 向 同 並 本

韻 勞 叶四豪 虞 叶二蕭 通韻 天 叶一先 人 叶十一真 通韻 聖 叶四敬 瘝 叶十一隊 叶

叶韻 憂 叶十一尤 休 同 本韻 徽 叶九豪 遊 叶四豪 通韻

雨無正 周幽御彌匡國無人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

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

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

曰式臧。覆出為惡。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

乃自表己亦獨怪
發慮徒見聞之無
人也
慨歎如此爲之奈
何
可爲嘆息
代原臣心君亦不
能無過言從沉痛
求亦所泥
末段望羣臣之來
共匡君失因詩責
之使歸於諫而無
所避乃作詩本意

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三章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四章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五章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六章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七章

右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此篇名多不可解小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大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朱子駁之以爲尤無理故集傳引歐陽公之言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

據序所言與詩絶異甞闕其所疑又引元城劉氏言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始以劉說有理繼疑詩之長短不齊以為非例且並疑其非幽王詩姚氏亦云此篇名不可考或誤不必強論然愚案韓詩於此篇首章忽多二句其為偽增自不待言即詩中所言亦非飢而傷稼穡也歲飢民亂分明是荒旱景象且不過借時勢以立言耳其大旨乃警御近臣傷國無正人以匡正王失也故雨字或誤正字上下或有脫漏亦未可知魯魚帝虎古鼎之常但須細審未可以無考忽之夫以赫赫宗周匡國無人而憂而望之者乃僕僕出於近侍微臣則謂之國無正也亦奚不可首章天既降災又多不平是

善惡不分天心難測時出其所以然者則以上失其道故耳上之失道又以左右無賢匡正其惡故耳左右莫過宗親今之宗親則滅迹而遠避矣其次正大夫今之正大夫則分封而離居矣又其次三事大夫而今之三事大夫雖近在朝廷莫肯夙夜靖共亦屬無益王邦君諸侯則更各適已國誰肯朝夕爲盡忠耶是天災若彼其甚人心又若此其離王庶幾其一悟乎乃更覆出爲惡則無救矣天乎天乎夫何忠言不信如此其極譬彼行邁而無所止乎然而百爾君子雖各潔其身不相畏禍而獨不畏於天乎寇至無人退民飢無人遂唯我暬御憂心日瘁而爾諸臣其誰是以忠告進於王前者居平既多唯諾臨危又巧於避讒舉世一轍莫知其非哀哉吾王孰與爲治蓋忠者不能

言而能言者不忠王之性又惡忠而好佞是以巧言者反得安樂忠誠者徒形勞瘁也凡人莫不欲仕而抑知仕之難至急且殆乎當今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者也直道者得罪于君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耳然而君臣之義未可以因難而思退也予恒勸爾諸臣各還王都共思輔導而皆以無家辭使我幽憂至於泣血則雖言無不痛而人終不肯來豈真無家乎如曰無家則昔爾之去也又誰為爾作之室乎詎可以是相詒乎此詩不惟非東遷後詩且西京未破之作故望諸臣還歸王都若西京已破王室東遷則勤王又自有人旹待嚮徧相招且其立言別是一番建功立業氣象斷不作鼠思泣血等語曰周宗既滅者周之宗室迫去

絶迹不來相依耳非宗周王國爲人所滅也觀其與下文正大夫諸臣並言歷敘而下則知其爲宗室大臣也無疑諸儒讀書何不細心體會但見周宗即以爲宗周但見旣滅即以爲滅亡豈不可笑且詩中明言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又何以謂之大夫刺幽王耶愚謂諸儒說詩其實未嘗讀詩字不信然

集說 鋪徧也 周宗周之宗族也 止戾戾乖也靡所止戾無人止王之邪戾也 正大夫姚氏際恆曰正大夫上大夫也即卿 離居姚氏際恆曰正大夫離居猶前稱皇父出而作都于向之類 三事大夫姚氏際恆曰三事書立政稱爲常伯常任準人亦大夫之職也集傳以前稱擇三有事爲三卿此三事爲三公群不一且皆繫又以大夫爲六卿中下大夫亦謬且三事大大進言諸三事之人夫也今分之並謀 辟法也 臻至也 凡百君子總上章宗親正大夫三事大夫及邦君諸侯而言也 戎兵也 遂遂斗也 暬御近侍也 憯憯憂貌 訊告諫也

怨也　鼠思猶言癙憂也

雨無正　德職十三　國同　本韻　圖虞七　辜鋪同上並　本韻　戾霽入　勩寘四　通韻

夜禡二十二　夕陌十一　惡藥十　叶韻　天先一　信震十一　臻身同上並　天同上　叶韻

遂寘四　瘁同　訊震十二　退隊十一　叶韻　出質　瘁同　本韻　流尤十一　休同　本韻

殆賄十　子紙四　友有二十五　叶韻　都虞　家麻六　叶韻　疾質四　室同　本韻

以上祈父之什凡十篇

案此什無羊以上六篇宣王時詩多美衛唯祈父及黃鳥我行其野三詩有諷意蓋末年政荒亂衰斯形矣節南山皆幽王時詩而鄭氏乃以爲厲王詩范氏處義駁之云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氏作傳遷其第四改之且其說曰師尹皇父不得重足眞敍豔妻不得僭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先儒非之萬便俑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共事與鄭以色居位詩之豔箋其誰曰不可又謂尊詩之次與毛氏合案幽王八年以鄭桓公爲司徒安知其前[illegible]番爲司徒而四詩非厲王明矣又

詩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驗之唐曆在幽王六年亦其一證其餘引證雖多無甚關係故不錄又有疑正月及節南山雨無正三篇為東周變雅者是皆未嘗案切時勢細咏詩詞而漫言之者其說正已散見各篇之下茲不再贅

詩經原始卷之十終

隴州門人李仲霄校